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NEW ECONOMIC SYSTEM: AN ONTOLOGY
CHARACTERIZ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UNIVERSE IN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新经济体系的哲学基础

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

宗润弘

runhong1989@outlook.com

作者简介

宗润弘——男，1989 年生；于 2010 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系获学士（B. S.）学位；于 2010——2014 年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数学系，其间于 2013 年春季在北京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于 2014 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获博士（Ph. D.）学位；于 2014——2015 年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数学学院担任研究员（Research Member）；于 2015 年同时获得在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数所常春藤高校数学系中担任讲席教职的邀请，以及在千禧年对冲基金（Millennium Management L.L.C）的旗舰投资组中直接担任基金经理等职位的邀请；于 2017——2019 年就职于德国美因茨大学，其间于 2018 年在职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硕士（M. A.）；于 2019 年入选“国家青年人才计划”，并于同年起就任南京大学数学系正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数学、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

内容简介

将系统科学及数学建模的观点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内容相结合，以某种刻画宇宙运行的循环扩张规律和刻画宇宙万物本质或本体的现实性假设为核心，本著作详尽地发展了被笔者命名为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的哲学体系——从而构建了一种统一并自洽的宇宙的本体论模型。最后，本著作将简述此理论之一项突出之对于经济学之应用——亦即构建一种综合与统一共享经济与竞争经济，同时以前者为主体和核心的全新且理想之经济体系，从而使本著作成为笔者之另两部经济学著作的基础或先导。

前言

哲学是研究万物演化和本质的学问，数学则不仅优美且有很多应用。本著作所述之笔者自认的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正是应用数学中的一系列优美的结构和观念以一种统一之观点回答了如下两个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宇宙万物如何依某种普适之规律组织、演化与运行及宇宙万物之本质或所谓“本体（Noumenon）”是什么。特别地：作为循环代数结构在哲学中的应用，宇宙万物之发展演化遵循一种循环扩张规律；进一步地，作为数学中的对称思想在哲学中的应用，循环扩张的各个阶段均有对称的两极对立；而作为几何建模观点和方法在哲学中的应用，宇宙万物之本质或本体（Noumenon）均为某种循环扩张各个阶段及两极所综合构成的数学几何分布，进而可依各种数学方法分析评估宇宙万物之本质或本体（Noumenon）；如此等等。

进一步地，经有关方面之研究，笔者自感此理论体系可对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伦理学、法学等等社会科学之诸多领域有一系列颇不平凡之应用。特别地，作为这些应用之最为突出之代表，笔者自感可基于此理论体系秉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核心观点构建一种综合与统一共享经济与竞争经济——此人类文明迄今所发展和演化出的两种形态迥异且互相对立之主要经济模式，同时以前者为主体和核心的全新且理想之经济体系——从而可能为人类社会之经济体系、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之发展提供些许有价值或意义之历史性参考。

在本著作中，笔者将详尽论述此哲学理论体系之要旨，并简要涉及其之一部分较简单和直接之应用——从而为笔者之另两部著作《新经济体系研究》及《新经济体系概论》关于如何构建新经济体系之论述奠定坚实之哲学基础。笔者诚希望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学者、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界从业人员、广大经济界人士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导引---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简介

出于提纲挈领的考虑，笔者希望向读者尽可能简明扼要地介绍本著作所述之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之各个要素。

物质是客观世界的全部构成，客观世界除物质外不再有任何别的事物，本书希望称呼一切事物——特别地，包括本书将重点讨论的人及由人构成的社会组织，为“物质系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万物均为由其内部的子事物互相联系作用而形成的或简单或复杂的系统性组织，同时万物也和其他既是个体又是组织的事物进一步互相联系作用而形成更加复杂和高层的系统性组织。如本书将体现的——这种事物间“普遍联系”且“逐层往上”形成越发复杂之组织或系统、不强调个体之“独立性”的“系统论”观点是本著作的主要观点。

1 物质系统的循环扩张

作为此笔者自认之理论的核心图景，在物质系统的发展演化中存在一种笔者所谓的“循环扩张”过程。

特别地，笔者看来此种循环扩张过程会在物质系统从简单物质开始自下而上的逐层演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亦即在以人为代表的高等智慧生物、以及由此种高等智慧生物所构成的社会组织等高级物质系统所处之阶段中自然呈现。

笔者看来一以人为代表的高级物质系统会从其主体性出发，依其创造性智力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产生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而与其他高级物质系统依彼此间之联系对各自

所产生的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行共享和交换，并在此种共享和交换达到稳定和均衡的组织性状态后产生新的更高层之社会性主体性。进一步地，笔者认为此更高层之组织或高级物质系统自身会从其新的社会性主体性出发，亦经历如上的依其创造性智力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产生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而与其他以人或由人所构成之社会组织为代表的高级物质系统依彼此间之联系对各自所产生的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行共享和交换，并在达到稳定和均衡的组织性状态后产生新的更高层之社会性主体性之过程。

笔者看来从此新的更高层之主体性开始又可进行上述过程，因而此种逐层往上、范围渐次扩大的发展演化会呈现出一种由笔者以“主体，智力，客体，联系，组织”命名的五个特征阶段所构成的“循环链条”式形态，此即为高级物质系统自下而上的笔者所谓“循环扩张”过程。

笔者看来可在微观、时间及形式三个方面探索上述循环扩张过程的更全面而完备之形态。特别地，根据循环扩张的某种笔者所谓“形式完备化”，笔者看来**循环扩张是囊括所有可能之事物、亦即囊括所有可能之物质系统的宇宙的根本运行规律。**

笔者在此描述适用于所有物质系统的在“形式”上“完备”的循环扩张过程：笔者看来一物质系统会从其主体性出发，依其创造性智力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产生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而与其他物质系统依彼此间之联系对各自所产生的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行共享和交换，并在此种共享和交换达到稳定和均衡的组织性状态后产生新的更高层之主体性；进一步地，此更高层之组织或物质系统自身会从其新的主体性出发，亦经历如上的依其创造性智力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产生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而与其他物质系统依彼此间之联系对各自所产生的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行共享和交换，并在达到稳定和均衡的组织性状态后产生新的更高层之主体性之过程；笔者看来从此新的更高层之主体性开始又

可进行上述过程，因而此种逐层往上、范围渐次扩大的发展演化会呈现出一种由笔者以“主体，智力，客体，联系，组织”命名的五个特征阶段所构成的“循环链条”式形态，此即为适用于所有物质系统的笔者所谓“循环扩张”过程。

2 泛化性联系与确切性联系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事物是普遍地相互联系的，并且事物正是通过依彼此间之联系的互动自下而上地形成了越发复杂和高层的各种物质系统。

在此笔者将事物间的联系分出两个对立的情形：泛化性联系，即事物与事物不分彼此、合而为一的那种联系；确切性联系，即事物与事物带有严格边界而互相独立、各自为营的那种联系。

特别地，笔者看来物质系统间的联系互动，特别是以人为代表的有高等智慧之高级物质系统间的联系互动，将在泛化性联系主导的情况下表现为对有价值客观对象之共享，在确切性联系主导的情况下表现为对有价值客观对象之交换。

笔者在此指出，事物间的联系是普遍地“混杂”在泛化性联系与确切性联系之间的。特别地，若以 0 和 1 分别代表纯粹之泛化性联系与纯粹之确切性联系，则事物间之联系将在不同之情况下表现为可被 0 和 1 间的数字所代表的综合或者“混杂”联系。比如：0.3 可代表一种泛化性成分更多的“混杂”联系，0.7 可代表一种确切性成分更多的“混杂”联系，等等。

笔者亦希望指出，可将唯物辩证法的几个基本原理：事物的普遍联系性、事物的无限可分性、事物之整体与部分的普遍辩证性等，都统一地概括为此事物间的联系普遍地“混

杂”在泛化性与确切性两极间之图景。比如：若两个事物间之联系可被 0 到 1 间的数字 0.4 所代表，则此两个事物将以 0.6 的程度是合而为一的“整体”，同时以 0.4 的程度是互相独立的“部分”——此即为笔者看来一种因带有数学之量化指标而更加“精确”的“辩证”观点。

此联系的泛化性与确切性之分类可有如下应用：人与人基于泛化性联系所对应之“共同性”因素所进行的对有价值客观对象之共享所生成的均衡态规律将表现为伦理道德，基于确切性联系所对应之互相独立、各自为营之边界所进行的对有价值客观对象之交换所生成的均衡态规律将表现为法律法规；竞争经济本质即为要求完全以确切性联系构建有关社会组织经济形态，而其必然因其此种极端片面且偏颇之要求而具有一系列根本弊端。

3 循环扩张各特征阶段的泛化性与确切性之分类

笔者在此进一步指出，循环扩张的五个特征阶段——主体，智力，客体，联系，组织中之除联系外的其他四个阶段亦有泛化性与确切性的两极分立，并且在现实中此四个阶段之现象也以可被 0 到 1 间之数字所代表的程度“混杂”于两极之间。

泛化性主体，会把主观性完全分散于周遭外界，而确切性主体会把主观性完全集中于自身；泛化性智力，即为“经验主义”所代表的那种创造性智力，而确切性智力则为纯理论或“先验主义”所代表的那种创造性智力；泛化性客体，其作为有价值客观对象将表现出纯粹的流动性，而确切性客体则将表现出纯粹的固定性——笔者看来将此两者限于经济领域即为马克思所谓的“流动性资本”与“固定资本”；泛化性组织，其组织之均衡态规

律表现为代数及统计规律等抽象之规律，而确切性组织之均衡态规律则表现为可被“确切”的文字所理智地记录与表述的具象之规律——比如各种法律及道德准则。

关于“混杂”：一个主体若被 0 到 1 间的数字 0.4 所代表，则其以 0.6 的程度是分散于外界的，0.4 的程度是集中于自身的；一个客体或客观对象若被 0 到 1 间的数字 0.4 所代表，则其以 0.6 的程度是流动的，0.4 的程度是固定的；以此类推。

4 现实性假设与形式完备化

笔者在此指出，以上的“混杂”并不仅限于循环扩张的各个特征阶段内部，实际上在循环扩张的不同特征阶段之间也可存在某种“混杂”。特别地，在某种意义上循环扩张之各个特征阶段及泛化性与确切性两极在任一高级物质系统内自然地“构成”一种数学分布。

循环扩张之各个特征阶段都对应某种意识能力或意识力，主体性和智力是明显与意识有关之性质及能力，而客体、联系、组织均可与有明确之社会及思辨意义的意识能力或意识力相对应，而所有这些阶段性意识力亦有各自的泛化性与确切性两极。进一步地，所有可能之意识力凭自身及可能之相互作用而综合地构成了人或由人所构成之社会组织的所谓“意识形态”。

笔者认为一人或由人所构成之社会组织之意识形态即为其至少在社会意义上的本质或所谓“本体（Noumenon）”。

如下为笔者所提出的“现实性假设”：在一以人或由人所构成之社会组织为代表的高级物质系统的意识形态中，循环扩张各特征阶段及泛化性与确切性两极所对应之意识力均

有一衡量其“强弱”的量化指标，并且在此高级物质系统的意识形态内部此十种意识力总体构成一种“几何”式的可以是任意情形之数学分布。

在此笔者希望作两点说明：其一，上述所谓“任意情形”不排除任何可能之数学建模方法，因此这种刻画人或社会组织之意识形态的数学分布实际上可能颇为抽象，以至于需要现代数学里较前沿的“几何”概念或才可对其给出在哲学上足够严谨之描述；其二，在此笔者希望给出两种较形象并很多时候也足够于应用的简化和直观之描述：一人或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可被总共十个数字代表，其中每个数字分别为此人或社会组织的循环扩张各特征阶段及泛化性与确切性两极所对应之意识力之强度；或者一人或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可被一个装满了十种不同之液体的“容器”代表，其中每种液体分别代表此人或社会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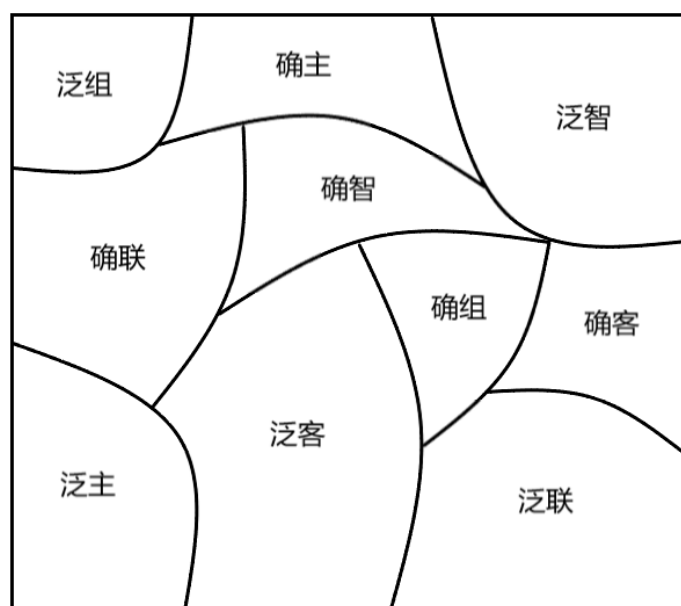


图 1-现实性假设：高级物质系统 / 物质系统的意识形态如“容器”般“装载”十种意识力

的循环扩张各特征阶段及泛化性与确切性两极所对应之意识力，并各自都有代表其强度的“百分比”和其在此“容器”中的分布形态和位置（参看图 1）。

笔者希望在此注明，以上科学的数学建模观点是本著作除“系统论”观点之外的另一核心观点。

作为上述“现实”之视角的延伸，我们可至少在“形式”上认为“现实性假设”可适用于所有物质系统。特别地，笔者在此陈述如下适用于所有物质系统的“形式”之“现实性假设”：在任一物质系统的意识形态中，循环扩张各特征阶段及泛化性与确切性两极所对应之意识力均有一衡量其“强弱”的可以是0的量化指标，并且在此物质系统的意识形态内部此十种意识力总体构成一种可以不包含此诸种意识力之任意一部分的“几何”式的可以是任意情形之数学分布（参看图1）。

据上，笔者看来“现实性假设”是适用于所有可能之事物、亦即适用于所有可能之物质系统的刻画宇宙万物之本质或所谓“本体（Noumenon）”、亦即刻画宇宙中所有物质系统之本质或所谓“本体（Noumenon）”的基本假设。

进一步地，我们可认为处于物质系统自下而上的逐层演化之较低层、不具有主体性的物质系统是其主体意识力或主体性之强度为0、或其意识形态之“几何”分布不包含主体意识力或主体性的高级物质系统。因而同样可认为循环扩张过程可适用于所有物质系统，只是对于一具体之物质系统，此种循环演化过程的某些特征阶段或并不会真正地发生或进行——而是以数学上为0的强度或程度仅在“形式”上发生或进行，此即为对循环扩张的笔者所谓“形式完备化”。

笔者在此总结适用于所有物质系统的在“形式”上“完备”的循环扩张过程：笔者看来一物质系统会从其强度可以是0的主体性出发，依其创造性智力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产生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而与其他物质系统依彼此间之联系对各自所产生的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行共享和交换，并在此种共享和交换达到稳定和均衡的组织性状态后产生新

的更高层之主体性；进一步地，此更高层之组织或物质系统自身会从其新的主体性出发，亦经历如上的依其创造性智力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而产生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而与其他物质系统依彼此间之联系对各自所产生的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进行共享和交换，并在达到稳定和均衡的组织性状态后产生新的更高层之主体性之过程；笔者看来从此新的更高层之主体性开始又可进行上述过程，因而此种逐层往上、范围渐次扩大的发展演化会呈现出一种由笔者以“主体，智力，客体，联系，组织”命名的五个特征阶段所构成的“循环链条”式形态，此即为适用于所有物质系统的笔者所谓“循环扩张”过程。

特别地，若在一物质系统之意识形态的“几何”分布中循环扩张之某些特征阶段所对应之意识力的强度均为 0，或其意识形态之“几何”分布不包含循环扩张之这些特征阶段所对应之意识力，则对于此物质系统，循环扩张的这些特征阶段将以 0 的强度或程度仅在“形式”上发生或进行。

据上，笔者看来**循环扩张是囊括所有可能之事物、亦即囊括所有可能之物质系统的宇宙的根本运行规律。**

笔者在此指出，原本在定义及内涵上依赖于循环扩张的“现实性假设”可反赋予循环扩张至少在“形式”上之最通用和普适之定义，此即为笔者看来循环扩张与“现实性假设”的互为定义、相互依赖之特性。

5 意识力间的相互作用

笔者在此指出，在循环扩张各特征阶段所对应之意识力间存在一系列相互作用。特别地，笔者看来在循环扩张各阶段之意识力间存在如下两种相互作用。

相互作用之一：循环扩张任一阶段之意识力会在社会及思辨意义上加强循环扩张下一阶段之意识力，或赋予后者以某种社会及思辨意义上的“实质性”。笔者将此种作用称为循环扩张任一阶段之意识力对循环扩张下一阶段之意识力的“回溯”作用，即前者为后者之社会及思辨意义上的“实质性”之“源”。

特别地，主体性可“回溯”智力，从而为创造性的认识和改造世界之活动提供动机与方向；智力可“回溯”客体性，从而为改造世界之活动所产生的有价值之新客观对象提供其价值的创造性之“源”；客体性可“回溯”联系力，从而为事物基于彼此间之联系所进行的共享和交换活动提供所需之“共享物”与“交换物”；联系力可“回溯”组织力，从而为组织之构成提供基础性的联系以及共享和交换活动之网状结构；组织力可“回溯”主体性，根据万物自下而上的组织及演化规律——只有足够高级之物质系统才可具有强度大于0的主体性，而此所谓“足够高级”即代表某种具有足够之复杂度的组织化之状态。

除上述循环扩张各阶段之意识力间之笔者所谓“回溯”作用，在这些意识力间还存在如下笔者所谓“抑制”作用。

相互作用之二：循环扩张任一阶段之意识力会在社会及思辨意义上削弱并控制循环扩张下一阶段之意识力。笔者将此种作用称为循环扩张任一阶段之意识力对循环扩张下一阶段之意识力的“抑制”作用，即一种社会及思辨意义上的削弱与控制之综合。特别地，主体性可“抑制”客体性，从而使有关物质系统表现出在经济上的所谓“消费”活动；智力可“抑制”联系力，从而使有关物质系统可在事物间之联系的网状结构中找到“变通”与“超越”之道；等等。

进一步地，意识力间的笔者所谓“抑制”作用会因有关意识力的泛化性或确切性之属性之不同而呈现出不同之形态。笔者在此给出如下笔者自认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确切性智

力对确切性联系力的“抑制”作用会使有关物质系统具有一种良好的短期之“策略”与“变通”能力，而确切性智力对泛化性联系力的“抑制”作用则反而可能会使有关物质系统进入一种不良的笔者所谓“极端保守”形态之范畴。

6 一种对物质系统的唯物论意识分析法

有了“现实性假设”中的人和社会组织等物质系统之意识形态之数学模型以及意识力间的相互作用，笔者看来即可依各种数学方法对物质系统之意识形态进行分析评估——此即为一种笔者自认之对物质系统的唯物论意识分析法。

笔者希望以人为分析对象而给出一系列例子：一客体性特别是确切性客体性足够强的人可为社会提供可靠的“劳动力”；一有显著之泛化性主体性并缺乏客体性的人可被归于一种以不重视财产并有革命性为特征的笔者所谓“无产者”之范畴；一联系力较强且主要是确切性联系力的人，行事会表现出“革新性”；一联系力适度且主要是泛化性联系力的人，行事会表现出“保守性”；一有较强且以确切性为主的联系力且其联系力与强度适度的主体性相搭配的人，会有一种大局观与长期之“战略”能力；一有较强且以确切性为主的联系力且其联系力与强度适度的智力相搭配的人，会有一种短期之“策略”与“变通”能力；一有较强且以确切性为主的联系力且其联系力与强度适度的客体性相搭配的人，会有一种“执行”与协调其所在之组织内之人际关系之能力；一有较强且以确切性为主的联系力且其联系力与强度适度的组织力相搭配的人，会有一种组织与“统筹规划”能力，等等。

笔者在此指出，我们还可通过此唯物论意识分析法精确地阐释“剩余价值”及“资本家”等更加复杂之概念。

笔者进一步指出，诸种基本意识力可相互作用之图景与物质系统之意识形态之“几何”分布的多样性相配合，可导出不同物质系统间之从协调配合到矛盾斗争等一系列典型的相互作用，笔者认为此已被唯物辩证法之重要经典《矛盾论》所蕴含。

7 否定之否定律中的循环流变

笔者在此指出，除循环扩张外还存在一种在物质系统之意识形态内部的关于时间之循环结构，笔者称其为“循环流变”。笔者看来此笔者所谓“循环流变”本质已被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否定之否定律所蕴含。

特别地，笔者看来此笔者所谓“循环流变”可蕴含一社会组织会在“保守”与“革新”间呈现出有固定时间的周期性循环。笔者看来此种周期性之结论有可充实本著作之“理趣”。

综上即大体为本著作所述之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刻画宇宙运行之本体论（Ontology）之各个要素。最后，笔者看来也可将此理论体系称为一种唯物辩证法中的唯物系统论及意识分析法。